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

楚邵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論語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髫齔就傅。開口便能問學是何物。所學爲何事者。知其將來必能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蓋此時已種根也。

凡提一字以貫通章。註中初無此意。自萬曆以來講章杜撰旨。背亂道也。若此章學字。於理却合。註雖不提明。亦隱然脈線蓋學字原無所不貫耳。若謂非此不可。則又不然。

學字可貫下。悅字却貫不得。以悅字作線索。也只得憑君說。畢竟牽強。講到不慍。仍是時習也。只得憑君說。畢竟支離。明分三不亦。如何硬要併攏。

須是聖人說底道理。自可包括賢人步位。若移做得賢人說底。便到不得聖人微上下境界。將文於首節止作誦讀話頭。次節止作交遊話頭。末節止作士不遇話頭。此是低秀才胸中打論耳。於聖賢何有。亦有寫作孔子自述傳贊者。更謬。

此不是聖人自敘。

首節

吳爾堯文 古人已往。而已復不學。可乎。則理在天地間。有時而不流行矣。**評** 天地如何有不流行之理。只我便是天地不行之物。

文 設使前無古人。而已竟不學可乎。則理在吾心。有時而不流行矣。**評** 此意更激昂。流行便悅。

學字訓效。朱子謂所包甚廣。兼學問思辨行五者。本皆專主讀書而言。讀書乃學中一事耳。將解術以稽古溫誦典籍等了却。此

正是朱子所闢爲詞章訓詁之學而陽明反以此誣朱子者也昔友與余論集註曰學字被文公註錯竟在讀書講義上看豈不誤耶余訓此節註答之曰後覺效先覺之所爲何嘗專指讀書講義耶乃憮然竝大吾友亦好古能文者蓋其時浸淫于良知之習以集註爲洪水猛獸士大夫皆以不看朱註爲高而篤信邪說所云硬坐朱子之罪謂但知以讀書講義爲學而爲時文者亦以爲遵傳註必當云爾故遇學字定以稽古博聞詩書誦讀爲言此攻者固不知守者亦不知也誠令細心讀集註章句則豈敢爲此誣罔之論哉近日論者乃云作文須依註講學則不可依註以講學之說論文則非也夫作文所以發明孔孟之言此而不可用講學之說則所講者何學耶固不辨而知其所主者之必邪說矣

陳際泰文 學者授于人者也。一刻或可領其傳。至如其人焉。則已難矣。評 學字欠的實下落。能領其傳得矣。無必如其人之學也。文 學者效于己者也。一日或可得其概。至忘于己焉。抑又難矣。評 忘于己又不是。人要說得理高。輒下箇忘字。其實聖賢從無此說。文 習于人世者為日長。習于返本者為日短。豈有幸焉。評 此二氏之言。聖學入世即是返本。文 食息起居。有至理焉。粗而粗之。精而精之。則學外更無他用之時。評 此義是。無非學也。只是行習而不著察。即非學耳。艾千子 此文雖王瞿復生。豈能復議。取其說俊逸。其正大得大士之皮毛耳。評 理解駁雜。王瞿不至此也。安得無遺議。仰千子謂此文有周有孔有朱有陸。一有陸。則周孔朱俱無有矣。謂之正大。吾不信也。

門人問學之言效。如其人非效乎。曰。效其人是也。以如其人為至。

古未之有也。孔門諸賢。誰不效孔子。以顏子爲至。而顏子未嘗如也。有若似孔子矣。而反不及顏子。曾子未嘗如孔子。而獨爲得傳。故非不欲如之也。無此事焉。故不以爲至也。

[illegible]合心與道而晝夜以孜孜焉。謂之學。[illegible]中册儒有作。怎便說个合[illegible]覺以覺乎其心也。[illegible]覺字是本旨。但道个覺心便入邪說。

儒者之所謂覺者。指此理。外道之所謂覺者。單指心。理必格物致知而後覺。所謂知性知天而心乃盡也。覺心則必先去事理之障。而直指本體。故以格致爲務外支離。然自以爲悟本體者。于事理究竟膠黏不上。於是後來陽儒陰釋之說。又變爲先見本體而後窮事物。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乃所謂支離務外。聖門從無此教法。六經具在。可覆驗

也。

而字一斷最重時習兩字各有義混淪不得。

朱子謂第一句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有意味有下落今按學時習三實字與而字一斷人所共曉惟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人都忽略不知時習箇甚。

說字實境真味只在上句中領會若脫卻講便是拈花微笑且喜大事了畢非聖學之說也。

【[illegible]】學之傳傳于古今人所自有之心【斷】非由外鑠我也故如芻豢之悅我口若道即心是學便不是。

說字種根只是此心此理。

學本可說是箇頭道理。

學只是本分事世人鮮知那得浹洽也。

說即在時習內。

本無而有。驟見之說。本有而有。有居安之說。此二意。但從讀書時樂

貼出來。便覺字字雖入人心裏去。況學又不止讀書。

纔學便說。其說尚淺。纔說愈學。其說乃深。

只是不歇手。自然日新。

有朋自遠方來節

黃淳耀發 大率不可一日渙也。統系分裂。人材日微于下。志士倜焉。一旦以誠感之。而知此理之的然可悟。則人心正矣。評 異說禪悟則人心不正極矣。文 異端之學。譎誕乖離。益有名足以動天下。而實不足以孚鄉邦。力足以召朋鄰。而行不足以信家人者。彼有朋而來。亦將有見而去也。評 開堂說法。徒滿天下。得其有惕于斯言。

有朋何。定遡上節說下。不爲套引。正恐連上節說來。尚是虛位。必問其所學何學。則其朋爲何朋。假如爲禪宗之學。則必有禿丁之朋。爲修煉之學。則必有燒火之朋。爲縱橫技擊之學。則必有亡命無賴之朋。各學中支派不同。朋亦隨異。然未有不相感應者也。陋巷亦有聞而來。有見而去。亦尚是說古者事。若近日講學。以勢利相成。以詐僞相用。君子樂得其官。小人樂得其欲。一道同風。爾知我見。何須迴避。故并無是事也。

人不知而不慍節

不知隨地說。不專主行藏。

人不知地位甚高。不是歎途窮事。

不慍本領須說得不同。是成德至處。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上節就凡人虛論个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用力于孝弟之故。未嘗豁然兩箇人說。亦未嘗有上爲質而下爲學意。此皆講章說夢耳。

兩節原一氣貫注。不過因淺覩深。就小指大。總講道理如是。不曾分兩種人事也。自講說强分上節爲質。下節爲學。轉生支離。于是君子句要過文。孝弟句要過文。大都剜肉成瘡。愈講究愈不明白。

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强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

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

或問說者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下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關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爲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二說如何。曰。前說始于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使成滲漏。上節是設箇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必不爲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爲仁不同。不犯亂只就凡人一人身上說。若爲仁道理甚大。仁民愛物參

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首節

此節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爲人也四字。是虛語。與葉公章其爲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爲字。與爲仁爲字。虛實不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小精粗不同。時文每每牽合爲仁。即爲人不但不識爲仁道理。并不識爲人文法矣。

君子務本節

或云務本不連上文最難。爲仁之本不旁及民物最難。直是胡說謂務本句不可遽出孝弟。則是非謂不可連上文也。至謂爲仁不及民物。則爲仁說箇甚。此等評論極不通極誤人。須剷除之。

上二句畢竟是泛言凡事。不則下二句爲屋下之屋矣。

陳[illegible]雅[illegible] 道非本不生。而本之大小則異。故或以彌綸天地而或

僅以兢兢奉上法也【評】數言有名理。道隨本爲大小。即見上下兩節分義。

【洪[illegible]】有如其爲人也。如吾所云孝弟也者云云【評】末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者字不指人。孝弟也者。不但不粘凡人。并不坐定君子。文之附義。只爲眼落在爲人二字上。不知上節其爲人也四字。也不過說假如這箇人云爾。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人。爲字亦非著力字也。

天下人都不犯上作亂。此是何氣象。故爲仁二字。只在上文涵泳得之。也者其與神理。自然意味深長。蓋此節是足上語。非推開語也。

孝弟因人都淺看。此正要人深看。人都輕看。此正要人重看。也者字自有觔兩。

極言孝弟之量而及于爲仁非爲爲仁而推其本于孝弟也將文
好張皇仁字以孝弟轉合失其義矣
或云此只是反覆申論孝弟不重爲仁不宜實發曰實發得爲仁
廣濶則孝弟之用大實發得爲仁之本親切則孝弟之理精正
爲中論孝弟故不得不實發耳
爲仁之仁小言之即不犯上作亂廣言之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
即親親仁民愛物之盡俱在外面推行上看此一節即上節道
理極言其量之大而孝弟之不可不務耳非另生出仁字也
爲仁仁字只在外邊說不指精微
楊維節君子思爲仁于天下則必有爲仁之時與爲仁之具矣
問何時不是何處非具爲仁自家及國及天下及昆蟲草木禽
獸王者布衣皆有其事豈待得時在位者耶

爲仁煞有事在。

爲字中分量亦不同。

朱子恐人誤認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故引程子之說于圈外要人認取爲字詳爲字着實朱子說向周遍及物處則其義自得今但粗見此說而不明其義不[illegible]差排幾句圈外註于有若口中自爲辨駁然是可笑。

道理說不去只爲脫爲字解看程子謂行仁之本不可謂是仁之本朱子謂爲字當重讀便明。

仁與孝弟交關在爲字爲字明則程註始字自明。

錢世熹文自記 上二句是虛說下二句是實說註中凡事二字亦是虛說朱子云本是說孝弟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說其解自明若云凡事類然何疑于孝弟便將上下看成兩橛一誤

也孝弟爲仁之本集註云仁道自此而生若作始字解則與生字不合便與本字不合矣卽第一坎二坎三坎之說亦出朱子然于集註不合或是未定之論卽以水言之謂一二三坎之水皆出于源則可謂二三坎之水出于第一坎則不可如可謂二坎之水出于一坎則三坎之水獨不可謂其出于二坎乎此非有子本意朱子已圈外之而今人猶用此說二誤也皆不善讀集註之過蓋本字與道字對立字與生字對註云其道自生次云仁道自此生則道不專指仁也本字原有二義一爲要約一爲初始仁爲孝弟之本重要約義孝弟爲行仁之本却重初始義纔說个爲字便有次第之序親親而仁民愛物故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行仁之一事末爲謬也若主要約義說則正犯程子所謂仁之本不是行仁之本矣朱子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正

與集註意合。如謂一二三之水皆出于源者。此孝弟與仁民愛物皆出于仁也。謂二三坎之水出于第一坎者。仁民由于親親。愛物由于仁民。卽謂第三坎出于第二。亦無不可。但親親爲本耳。凡補全章意。朱子皆列之圈外。非謂與集註不合故也。凡事用力于本。則其道自生。又見行仁有仁之本。行義有義之本。無舍一事之本而務萬事之本意。此誤坐本字與生字對看。而道字粘住仁字。却不重看爲字耳。

譬之水。孝弟是第一坎。仁民之仁是第二坎。愛物之仁是第三坎。孝弟之與爲仁。其科坎不同。然水只此水耳。若于孝弟外另講爲仁。便非本字之義。

爲仁仁字甚廣濶。平章協和。於變時雍。及上下鳥獸草木咸若都在裏。可知有多少事理。但其次第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若無此次第便是異端二本不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盧齋不肯將行字代爲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事上說仁是性豈有事爲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事爲仁有爲仁之事但爲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朱子謂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正是行始二字義盧齋自錯會耳

孝弟是本根仁道說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煞有次第層級止說兩頭則爲字落空矣

自親親仁民仁民愛物道理一路分派下去天然自有等級

人自父母兄弟以至昆蟲草木其等不知凡幾于父母兄弟而上用得十分意思逐等殺派至昆蟲草木尚有一分二分若先于父母而上只得三四分下便推派不去矣所以人只要於父母

兄弟意思。使之極厚。此之謂務本。根本既厚。則以下便自推廣得去。亦不必更事講求。本立道生。只是如此。

釋氏平等。便是倒行逆施。

今之放生戒殺齋供施捨以爲行仁。吾謂此直行不仁耳。富貴之家。每於此捐重貲而不惜。考其家庭孝弟。則有不可問者。一貧賤親族入門上座。便疾憎峻拒矣。蓋以所捐者明捨而暗來。家庭鄙吝。則有去無還耳。只此一自私自利之念。便不仁之甚。直是待其父母親族不如昆蟲脩道矣。故予謂凡感應功過勸善之書。皆勸惡之書也。其本不仁也。

是論語第一章言仁始。故註云愛之理心之德。兼解全部仁字也

此章專主愛之理邊說。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三省鞭辟向裏。直追到心體幾微處。不止向爲人朋友師傳求無負。不忠不信不習。亦在幾微不覺處加察。是曾子思誠之功。

爲人謀事。雖極盡心。畢竟與自己有別。此私心也。

不忠不必有心僨敗人事。只謀事到八九分便住。此一二分。則德怨利害之故也。

盡己爲忠。盡字正難說在。

如烏喙食之殺人。若止云傷人。便不是忠。註云盡己之謂忠。盡字極難說。纔自説盡。便是不盡。

[illegible]天人日以其身涉于天下。凡有感則皆吾事之所寓也。凡有事。則皆吾道之所存也。凡有道。則皆吾身之所接也。評感而有事。事即有道。道皆吾身分內。極分明親切。但接字不當。接是相感。不可以言道。自記曾子三省。不必拘泥三件。總只是凡

事皆省察自反耳。【評】曾子只舉得三省。文却替他補無所不省。

自以爲得曾子之深。不知正是見三者之淺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敬字貫始終表裏。

此敬字不必深求。只貼事字說爲是。信字又離上二字不得。

信兼言與事乃全。

信從君心與民相交接處說。

【蘇紫溪】貴功者畏于事。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評】說來毫不切敬字。不過于利害得失上審思熟慮耳。【又】令之行也。疑之自我。民之反覆則無以責矣。【講】信字不過粗。故猶及申韓之信。若敬字則直頭不是。

【陳際泰】事已行而更之。固非政[illegible]要更的。使已行也須更何

非政體此即後世刑名之見【[illegible]】治國之理以畏慎為先而果決繼之使非有小心沉氣為之容始治端而曰吾言既出無反汗焉此後世刑名之士之所為豈足尚哉【講】講做了果斷非信也仍是刑名權術之言即欲破辨而于敬信原頭不的說來仍是作用。

節愛之本亦只在敬事出來。

節字亦本天之道不是心計作用。

【金聲玉】名實之際有綜覈之者而天下無敢以使倖為滿也【評】此便是雜霸伎倆不是王道氣象【文】宇宙之財但有此數不過相流轉于天地之中【評】聖人正在這上面還他個無過不及之節節。

人非臣民說。

使民以時。特愛人中之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節非吝嗇。愛非姑息。時非廢怠。
節愛二字。人都在事機法制上籌畫。其下梢不得不爲權術之言。
于情意真切處發揮。當理節字。便淡然見廉靜簡易之風。愛字
便怵然見惻怛深厚之致。方是聖道之節愛。方是註中論所存
未及爲政之義。時文頗吆喝心字。何曾一句道著心上。
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
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云此言淺近。而堯舜之治亦
不過此。皆欲人向此五者擴充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
之圈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將心字糾纏。若云求治于一心而
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謹信三句。本文無貫孝弟意。然重孝弟亦合務本之旨。固不妨自見發明也。又不可與穿鑿傅會同語。

莫小看了汎愛衆三字題目。胸中有一篇西銘道理。一本小學意思。總發得義縕盡。

學文雖未然。非小事也。聖賢豪傑將終身焉。在弟子當先務根本。且知識未充。故必有餘力而及之耳。

有餘力三字中。便有敬者用意。

文不只是文書。不只是著作。不只是小學堂課誦。

學文正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事。斷不可少。蓋不學文則不惟固陋。正恐上數事有差謬也。

學文句。淺深精粗並至。即志道章游藝之旨。

今童子六七歲就傅。便事讀書。問讀書爲何等事。則其父兄瞢然

其師長亦茫然矣。人材從小便教壞。又安望其成人物也。今日村學堂中。肯與一本小學。下老實教做去。世上旋旋出得幾箇好人大人。此豈小小事業耶。若只講做時文。無論醜惡。即做到極處。與所以要讀書事毫無干涉。凡爲父兄師長者。不可不省此意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賢賢。與與朋友交不同。人多混看。易色。只極形賢賢之誠。不爲賢與色較。若但于賢賢後轉合色字。是賢與色比並說一件。仍兩件矣。縱好亦只成賢賢如色。非易色也。

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古人臣破的語。凡筮仕立朝。每事俱從身上起見。縱使勳業爛然。直聲震世。究之打此關不過耳。

知其身爲何如之身而後又知爲何人之身則必能致之矣【註】今人但知庸鄙富貴之身耳此看得其字不苟未致前身字原不輕自具泰山巖巖氣象

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煞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耳文學科中人見得文學虛僞之弊盡而爲此言非欲廢學正欲學之務本而盡其誠耳

雖曰必謂言所期於學者不過如是非欺美其不學也語氣抑揚間其意自見後來欲借以行其不必學之說遂謂即此是學而凡爲讀書窮理者非因訓詁中生質之美二句爲支綴則子夏幾不免爲聖門之罪人矣蓋聖門敎人只有知行學所以致知也行以踐其實也二者有專舉有全提聖人之言雖專舉而自

全賢人之言。則不免有偏重之語病。如此節專重在篤行。則輕在知邊。他日子夏又曰學問志思而仁在其中。專重在致知。則輕在行邊。合二章互觀之。可見其理之一矣。故朱子於博學章補雖未及力行意。於此章補生質之美篤學之至。正見斡旋妙義。

入時人手。便做成子靜六經爲註脚。伯安格致爲義外。害道不淺矣。將子夏立說苦心。補完語病。結出註中生質務學之意。分外光明。方是有功聖學。

陳紫峯曰 世之所謂學者。或窮性命之旨。天地不足爲高深。而考其行已未盡。則來浮夸之號矣。或負恢弘之才。國家不足當經綸。而按其本原可議。遂爲偏雜之器矣。**評** 後世號爲名士者。其平生所得。不出此二種。熟于良知之學者。則兼此二者。

王介甫折張天祺曰賢却讀書其却不讀書程子聞之曰只此便是不會讀書今人每緣多讀幾卷書胸中便有多少樣子階晉所爲靡所不可若以程子之義律之只是不讀書耳

學問只在日用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爲難耳今世講學尚氣節之徒其中不可問有更甚于流俗者是僞妄曖昧又過于小人也

鄒觀瀾說 三代以前人倫忠厚之遺時見于士女之末三代以降名教傷心之故輒發于談道之人 **評** 今之講學者其底裏更不忍言

杖親拜賊大約皆世家名士言之可痛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首節

此爲已有學者言則不固三字原指既有之學

楊以任曰當其學也終身為理所惑而攻之則暇甚矣不重之為學累也評理豈有惑人者此即陸王攻程朱之說又重不重為學使也君子益未有不重者也評聖人明言君子不重則固有君子而不重者也不威之下而云學則不固則固言君子既學而有不重者也蓋不重只是氣度養得不足不是根本上事然却能搖動根本聖人言此以見外面之不可輕視耳今必要說君子無不重君子之學必然重不重由其學來說來未嘗不是道理却與本節之意不合定要與孔子拗彆一上以為高甚人說外面我畢竟要說裏面亦可笑也

有友論此節重威只是初學外邊儀節上事故序先於主忠信余曰重威亦是徹始徹終事初學工夫須從外面有形象處扶竪起到得既學後亦有因不重而走作者此是涵養精細工夫非

粗節也。友曰。到君子既學。豈尚有不重者。余曰。如此說。則君子

而不仁者有矣夫。更說不去也。

況受觀交 世之人。顧以爲盛容飾貌。無益于學。內治謂何耳。**評** 自來典學之攻正學。不出此旨。

主忠信節

通章重學字。陳定宇說也。然是文章線索耳。道理所重。却在忠信

游院判謂學之道以忠信爲主。故重學字。正爲重忠信也。

無友不如己者節

既擇交 我擇乎勝己而後交。則友又將擇乎勝己而後交。必窮之道也。我擇乎如己而相締。則友又將擇乎如己而與我相締兩濟之方也。**評** 毋友不如己。恐其好勝喜佞。日就汚下。如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敎而不好臣其所受敎耳。豈謂不求勝己之友

乎。若必求如己者而友、則以水濟水。即友不如己之病根也。

過則勿憚改節

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

【陳際泰】今日因循。其後必至于甚。【評】即憚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

勿字如旗脚之麾。正有力氣在。

曾子曰愼終追遠章

愼終切盡誠盡禮說。敎化另有條目在。

愼終追遠指躬行盡禮盡誠處非泛論制喪祭之禮也。

民德歸厚。謂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敎化而出治道非謂即歸厚於君上而服從固結也。

愼終追遠。只自盡其道而民自歸厚。非謂欲民之歸厚而從事於

慎追也。爲民而從事。其慎追之本已失矣。民何以歸厚乎。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利之辨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首節

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節

五者正要說在外面淺易處。千人萬人一望即見得如此。雖冥頑庸鄙皆可信。故必聞其政耳。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目閒感化。彼且不自知所以然。又從何見得。即在學者自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在此。

人做得之。只在夫子面上說。便如兵符在手。是五德皆鉤致之術

矣。

此是子貢推測必聞政所以然。亦是子貢眼中。見得聖人德容氣象如是。聖人固不自覺。非真夫子挾此五者之術以希合於世也。

此是子貢善言聖人處。聖人初不自知有五者。又安得以五者蘄聞政乎。沾沾爲聞政而出此五者。聖人亦大狡黠矣。

子貢言下薦機。隨波逐流。只爲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說夫子實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國政。即犯死語矣。求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即得亦止聞之耳。何嘗得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五德亦但就和易一邊說耳。

溫良恭儉讓。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聖人發見處。亦只說得一半。故註下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數句。正爲子貢斡旋語意。令

後人不倒看錯走作用。其義甚精。

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鍼。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爲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爲此三字補滲漏耳。

五者只在聖人德容應感處。若以此說盡聖人全體却不是。

五者只在相見處。可見處。

五者只還他是德容。只德容便能使人傾動。不必要擡高五者。亦

不必更追重向上一層。而所謂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者。亦無不昭然矣。

人總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槩聖人。便要就上面別尋高一層景象。不知正不消如此。看註中卽此而觀其德盛禮恭云云。則所謂過化存神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

夏官明玄德升聞。堯命以位。不是初見舜。咨卽命之也。**評**玄德升聞而命以位。此以聖人禪聖人也。溫良恭儉讓而必聞政。此以聖人感庸人也。豈可以此比例。要之命以位。則聖人亦必歷試詳愼。若必聞其政。卽堯初見舜。咨亦必爾爾。

夫子之之字。正指上句也。

夫子之求之也。是子貢巧作轉語。求字卽在得字內轉出。正緻足

上句。不是上句下轉開也。

溫良五者。與聞政何干。而必得若此。真不可解。此不可解中。異乎

人處已想。

人之求亦有得。卻非夫子之得。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開口便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也。若到三年無改句纔

講孝。則上面說箇甚。

要知急改父道者。不定要非其親。只是要急見己美耳。

有子曰禮之用章

朱子嚴而泰和而節六字。盡一章意。

[illegible] 說禮本是以和爲貴則可。而今必謂禮本是和。譬生

之見蠢滯如此。卻和自是世上一種高明曉事人。方之拘儒矮

漢千百倍矣。有子還是急為不知和者說乎。還是為知和者說乎。將語脈思看。道理思看。【評】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縱下箇禮字。便十分嚴肅。與端看得這嚴肅終艱苦。道是聖人將箇外加道理柴柵纏繳人。於是悟得真性本無物。禮豈為我設正。知和而和之源流也。有子見於此。故即此嚴肅上指出自然道理。看其運行處。心安情順。有非此嚴肅不可者。便是真性流行。原非有所艱苦也。如拜跪于君親。揖讓于賓友。雖極做甚然必如此乃安。但于拜跪揖讓間。見得此意。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致此真意于君親賓友。吾已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猖狂蕩佚。禮之本體皆失矣。又安可行乎。大意祇是如此。正希為佛學。看得知和而和一流高于儒者。固宜其曲為回護耳。

歸有光文 世之爲禮者不知循天理之自然而以爲強世也久矣

評 只此是病流爲邪異晉人曰禮豈爲我輩設耶此眞禽獸之言而後世猶以爲美談此良知之說所以日熾也

陳際泰文 禮之大本所以防亂亦以飾觀也 **評** 便看得淺陋不知禮意 **文** 禮之本旣緣人情以爲端則禮之用亦宜以便乎人情而後貴 **評** 禮之以人情爲端者如鐘鼓管籥以飾喜干戈弓矢以飾怒衰麻哭踊以飾哀皆因人情而生品節然其原則本於天聖人從之以降命聖人不敢以己意與其閒况徇凡人之欲乎惟其本於天故等殺品節秩然有制而不亂卽所謂禮之體之嚴也惟其本於天故其行之也貴乎從容自然而各安其倫卽所謂用之和也嚴與和皆天也今曰嚴則不便於人情而和便於人情是本心之學非本天之道也是以和爲禮之本而非

禮之用貴和也。自晉人尚與教，破壞禮法，至謂禮豈爲我輩設，則直滅天理而徇人欲矣。士大夫之見解如此，此晉以後之天下所以不可言也。

蘇明允禮論 禮之作也，先王有慮于天下也，慮其無以相與也，故期乎適之云云。語 自然不可已之道，非從廣慮造出。江西諸家總不識得禮字，憑他橫說豎說，都無一句道著。其精者不出莊子，其粗則亙知家詆毀程朱之道學而已。須知老泉禮論，罪不容死。

首節

歸有光文 云云。評 禮之爲體雖嚴，六字最立得妙。纔見之用字爲貴字。有子不是亂下，震川於用字上體會，似云禮本自和者。正爲於註中六字忽略耳。然看其小[illegible]處，或者看見其品節防範

之嚴而因以重疑畏之心。及中幅恭儉莊敬似有以嚴天下之分等句。原未嘗不見此旨也。陳百史妄評禮之用不添一體字和爲貴不添一嚴字以爲妙。其實震川未必如此此種議論最不通害事。令後生厭棄集註。而惑亂于邪異之講章。皆此種議論爲之煽爚也。

有子講道理。喜就下一概說。故和只在用上見得。朱子補出禮之體說深有意在。惟其體本自然。故其用從容不迫。和原在禮內若此向用處尋和。便是禮外添了一箇。故凡朱子斡補字義。雖本文所無。必須提闡。自隆萬來以訛爲支離。必以渾融脫略爲妙。亦本於異學改復古本大學入室操戈之私意。而微言大義隨之澌滅矣。

禮之全體中便有和在。

黃淳耀文 手莫使而自持。足莫使而自行也。先王以禮安之。曰如是則手足可以無作而已。評 如是乃盡手足之性耳。如何說得恁輕。

金聲文 問禮所由起。禮不能自起也。則由物生。評 此等議論。是二氏長技。惟看得由物生。故以禮義爲外耳。文 無物以前。豈嘗無則哉。雖有創禮而以其名昭垂者。不知禮更超創垂之先而涵其用。評 用字倒看在禮上頭。口中說禮。意卻指和。然王希所指之和。又是有物先天地耳。自記 謂禮之用自和。不顧人以和用禮。繹語意實非是。評 禮之用自和。故和不在禮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箇和在矣。此解有何非是。卻文中所言。仍是禮外有和。只緣用字看得不的。之字有無一般。其病便蠢起耳。

和字須抱定禮之用三字說。謂禮本是和。固非。謂禮本是以和爲

貴。亦非。蓋禮者天地之序。其用則本和耳。如正希言和却在禮外矣。其所謂和。非有子之和。乃禪和之和也。于子病其太貴周折。猶是語句上較量。不知其本原受病深痼在。

題固是禮之用和爲貴耳。正希文却說做禮之本和爲貴。僧洪英云。汝行茶來我爲汝擎。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說個甚麼。于頔問藥山如何是佛。山召于頔。頔應諾。山曰是甚麼。悟此便知正希之云矣。

只講禮字。不要講和字。和字本無可講。只於禮字中見之。纔著意單講和字。便是知和而和矣。

由之。是凡事由先王之道也。

由之。是小大事皆由于禮。下不行。是禮不行。自不得渾看。

有所不行節

纔覺得和。便是知和而和。

和字雖同。其所爲和已不是。猶阮之狂。二氏之自在。正是不和。然皆自以爲和。其錯却在知字。

黄淳耀曰 和爲之內。節爲之外。**評** 和節不分內外。如此分。則理倒矣。

禮之體本嚴。而其用則貴和。和非禮之本也。知和而和失禮之本。故曰以禮節之。不曰以嚴節之。蓋道箇禮便是嚴也。看和與禮成兩件。固粗看和爲內而禮節爲外。更粗。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傷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不則義禮如何云近。交親如何云不失乎。故可字遠字亦可字。從近字不失字生來。而近與不失字又從信恭

因字生來。若將恭信因看得重大下而便說不去。信只指期約

恭只指小節。因只指蹤跡。於最輕易忽處。能近而不失。自然可

且遠矣。

信只是偶然期約。不經意處言之。所以不復問由於失義。而義之

所以不合。由信原最易忽略事。人多率任少斟酌也。

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

遠字原在我。

此節信恭因三字。總要看得極輕。如因字不可便做求友看。只是

蹤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不必大倫中朋友之正

然亦將終身與之。或其中亦遂有足爲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

而交。故謂之因。若竟作求友論。則不失亦可語意都說不去矣。

因字與朋友之交不同。

親是當下事。宗是徹終始事。

今人看朋友二字便不仔細。朋友在五倫內。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同。不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閒散卑下之屬。雖蹤跡稀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古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

[illegible] 才略過人。無地以見聲譽。見名高黨盛者。或因以取濟一時。然而世之末路蹉跌者。何嘗非振人窮困者乎。**[illegible]** 依傍以求成名。隱忍以就門戶。後來悔恨不少。**[illegible]** 收羅道廣。趨從不避小善。見修能飾行者。且因以締為同志。然而世之前後易轍者。其孰非傾人邀近者乎。**[illegible]** 林宗以得孝子。石齋以得道徒。知人之難也。

陳際泰文 千里尋師訪道。則其情專。專則意在得人。失焉者寡。所

患者非爲是事因旁及而及之也【評】其實大小一理尊師取友
自以爲精擇而誤投門户終身陷溺如陳王之徒遺害末流亦
失親而不可宗也【文】居恒論品定交則其意開開則旨在正合
失焉者亦寡所患者勇于自售因私途而致之也【評】此却是自
已過惡不算在因字帳裏結伴作賊亦可講親與宗之理乎
【陳子龍文】云云【顧偉南】儒者不知時事徒好窮理至於此等事則
茫然不識何代矣此章語定爲春秋列國會盟交際而發惟朱
紫陽能知此解故其解末二句則有曰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
儒者口道宋儒不絕解此等書便漫不留目何怪乎困守章句
而不曉大義也【評】雲間好論史事利害成敗凡題必歸之君國
便於發粗議張大言也聖賢語言理無不舉如大易象繇自天
子至匹夫皆可占若謂爻爻必指天子而發豈可訓乎作者偶

然習氣可耳。評者便以爲理解當然。何異向癡人說夢耶。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時文每于起手贊頌君子二字。直是無謂。君子定不好名。一贊頌則于好學之意失矣。

上四句一氣追注末句。先將好學二字。立在面前。四句血脈節節相足。歸結到底處。乃見全身。若逐句挨排漫衍。便散緩失神矣。

首兩句似粗。却是入門徹底大界分。須先有所好者在。故無求。儘有無求者。又不是好學。

無求。正要看他畢竟爲何。若下面不是。連無求都不是。

是做工夫後。恐有差謬。又恐有未盡。故曰正焉。正其所已得也。

【錢繡文】始焉求諸己也。服勤久則此心有自得之處。【晉】不則就正

箇甚麽【評】既焉將合諸師友也講求切則此理有至是之處【評】近則就講學者必差路矣須先定路頭而講有道正之有道亦多慮僞也。

【鄒玕文】吾儒學道爲庸人所怪無爲君子所惜若專力致勤背衆情而不顧棄世有而不居而爲一事則庸人怪矣若專力致勤背衆情捐世有而爲一事而又與道乖謬後之君子有深惜餘論焉則大不可也【評】讀書人志趣卑陋至今而極不但八股也如詩古文詞再進而說經講學總是一派不求實得自置於古人止欲騙取世上庸妄人互相盲稱瞎贊不畏深山窮谷大有人在遠付百年公論自出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看就正一段偉論獨發學人文人俱宜奉爲龜鑒。

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會分明則所好

終成駁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正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

王庭文俗學無論焉已。亦有世味之外。道遂無營。止稱達生。而無當于聖賢之正。名理之中。勤苦有獲。或入異端。而卒恨于毫釐之差。學問之事。良不淺鮮。豈徒曰吾學之而已。又豈徒曰吾好之而已乎。**評**凡爲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乖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于道何曾見得分毫。文能發明此理。真是擧頭天外。或問圈外尹氏亦發此旨。然則取正于有道。卽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爲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參達磨。王艮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倘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

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爲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註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是借第一節
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猶務本節訓仁字。兼說心之德其實
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有道固指共由之道。然只重有
此道之人。不便單提說也。或問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
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禮用章道字。只指先王
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舉之道。故詳始于此。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此題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圖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
方。引伸觸類之妙。若做一節。隱有一節在意中。神理索然矣。
學問中人。未必盡無驕諂處貧富便是學。樂與好禮。是他性情造

詣如此初非以貧而樂以富而好禮故進於無諂無驕子貢引詩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不專以此爲樂好禮之工夫也告諸往只是告以處貧富之道知來只是悟得天下道理皆不可安於小成

首節

子貢無諂驕地段亦儘好無諂無驕止去得流俗私情原未有義理自勝處便易走作

翁霽文 貧既絕諂貧且無聊富既戒驕富且無味非樂與好禮而處貧富之人反不能自適其性命之安 評 此義確然若中無所據果然難過日子

晉人任誕正從無聊中來

樂好二字須有本領在

樂與好禮講到學問至處孔顏之疏水簞瓢舜禹之恭已無閒境界無窮。全在離貧富看。如作樂其貧好禮以爲富便不是道理。正爲子貢意中看得無諂驕已至夫子又爲指出樂與好禮境界。樂與好禮即無諂驕更上一層非掃却無諂驕也。朱子謂有人合下便樂與好禮不更回來做諂驕。又云今人未能無諂驕便要到樂與好禮如何得明此二義其理始圓。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一節

斯字只就上文說往來只就問答說。萬曆以後竟寫做話頭公案書意始漆黑矣。

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言未言。須畫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於學問推充不

重在言詩也。

許可只在知字。知字只在旁通處不關切磋義理也。

陳之遴文自記 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其緣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貢告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

評 然雖如是。畢竟不同。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為他于學問進取無窮耳。遮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話頭。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箇義理無窮。已不著貧富上。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處。喜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著詩上。并不著義理上矣。時文粘皮帶骨。所謂守枯椿獵犬也。好談禪理者。定要拗入。凡當莊實發揮者。必颺入虛境。及當融會

脫灑者，又偏要拈住不放，如此兩節即白文亦離貧富說矣，而通篇纏縛，使子貢見地超越，觸處旁通，歸本學問，及聖人誘進義理，發明詩教之無窮，皆死句下。其病固不減走谷也。要其胸間實有奈何境緣不下處，故每於貧富窮達上，介介不能釋然，其平生刻脫處亦正不釋然處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終

論語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章

爲政以德。是現成象、是囫圇句。拆開不得、㬠摺不得。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問是以德爲政否。曰、不是把德去爲政不必泥以字。只爲政有德相似、細翫其理自明。

爲政以德。猶云有德之政。不是德與政分論。故爲字以字都不是著力字。

他處處字要著力。此句以字著力不得。若云以德去爲政、卽分德政兩事。卽向外去。其德亦雖廣黃老之德耳。

爲政以德、不是廢政、但以德先之耳。是爲政以德、非尚德不尚政也。

首句止得半截話無爲而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今人輒于首句一氣講完而輕點譬喻以證之自以爲高而不知失語脈也

【精附纂疏】爲政者之如辰居星共也此自然之勢顧不以德而可恃其如是耶【評】以德外原無如是之象居所而眾星共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只指出無爲化神之意耳非擬天子高居而四方環衛也從勢上起論便失其旨上句止得半句說話一大半道理正在下句譬喻中見與上句說盡而下引喻作證者又不同說天象正說德包在言內今卻分天道主德作兩件說又似相感應者然更失遠矣

【直解纂文】天建日月以經之立五緯以治之布二十八舍以則之然皆動而遠者也【評】日月亦緯也緯不隨天動二十八舍爲經耳【文】有運而近者斗杓是也又有運而近者四輔是也【評】若指

近極則天樞句陳數星耳。斗杓四輔如何數得著。此皆鄉里無稽之談。并不可謂之搬衍學問。且於居所眾共意何著。此句中須有上句在裏也。

北極亦自動。第人不可見耳。

此頗與黃老相近。得黃老之精。則所謂居簡馭煩。以寡制眾。亦自見得此意。顧其彌近理而愈失真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耳。昔人謂漢以黃老治。如曹參之守法。陳平之不對錢穀刑獄與文帝之謙讓未遑。放賈生。置鼂錯之類。皆是。然亦秖得黃老之粗者耳。何則。北辰居其所。是動之至。非不動之至。黃老之所爲德在至勞。非至逸也。而漢人惟知以逸待勞。故吾謂黃老之精。漢人尚未之見及也。而後世所見。又出漢下。治天下之法。固宜其架漏千年。而三代以德之政。終不可得而見也歟。

自古君道未有求逸者。即無爲而治。亦人不見其迹耳。聖人幾憂勞無逸。

子曰詩三百章

此是論詩教之大旨。亦人以讀詩之法。舉全部詩經而言。非指作詩之人之事。亦非釋詩之詞義。爲逐章逐句尋解脫法門也。

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讀詩。亦不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

全旨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次之圈外。

一言不是貪省求直捷。

須知不廢全詩。大士文謂得實而捐其名。歸真而忘其迹。而一經之義統矣。此莊周筌蹄糟魄之說。聖門無此旨。

但取悟要之意，猶可言也。至謂悟得一言可蔽，即可不須三百。此大亂之道也。然而講悟要，勢必至此。故悟之一說，無忌憚之術也。

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即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理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爲疑。若聖經必存正去邪，而爲無邪，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

要知後人要抹去淫邪，正見他滿肚淫邪。怕人提起耳。

知其爲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後學怕說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

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來作者惡切質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做。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字。便似夫子離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者。其害道可勝言耶。然其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竊陸子靜之說以畔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郝京山敬祖述其意。猖狂譎詆。謂旣經刪正。淫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情致。即爲淫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蒙師輟講。父兄不授。故其詩解一以古序爲斷。今即序論之。則桑中蝃蝀氓丰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諧謔。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哆口而教乎。至毀朱子爲高叟咸丘蒙。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言詩爲斷。夫說

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謂高叟咸丘蒙之見也。果如敬言。則亦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爲左證乎。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趙貞吉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割以授二氏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其悖妄一轍。正可見其底裏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楊朱。程朱割之以與佛老。久矣。敬與貞吉乃援而入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于日月乎。時文雖藝事。然務圓通而惡切實。正儒佛邪正之分。不可以不辨也。

附此章文

聖人明立經之旨。即於駉辭取義焉。夫詩三百。無非思之所爲也。夫子憫人之入於思而忘經教矣。即以駉之言無邪者蔽之。謂詩之大旨則如此。今夫六經。皆治心之書也。然諸經之治心也。

嚴。而詩之治心也以柔。嚴則可畏。柔則可親。先王曰。吾使之畏而私伏於中。又不若使之親而盡出其私於外。至於私之盡出。與後世共見焉。則柔焉而嚴之至矣。諸經之治心也斂。而詩之治心也以生。斂則不流。生則不已。先王曰。吾使之已而情制於正。又不若使之流而博極其情於變。至於情之博極。與天下並論焉。則生也而斂之至矣。此詩教之所由立也。然而學詩者習於柔而失其嚴。樂於生而昧其斂。則何也。諸經治心之意顯。而詩則隱也。其所以隱者何也。凡所謂經也者。或自聖人作之。或自聖人述之。或聖賢行事而爲之下者紀之。或凡庸之編輯而聖人爲之論定之。讀之者。震震然有一聖人立於其前。卽震震然有一聖人之意行於其內。若夫詩也者。大半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爲。其所紀非盡聖賢之行事也。而又

不自聖人作之。不自聖人述之。而聖人又未嘗謂若者可若者不可。若者是。若者非是。而爲之論定之。讀之者。怨以其心爲征夫游女焉。怨以其心爲狂且怨婦焉。怨以其心爲窮愁之民焉。若以爲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上。又有一聖人立乎其前。有一聖人之意行乎其內。則讀之者忘之矣。而吾謂此其不可忘者也。忘之則詩非經也。古未有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所爲而可以爲經者也。詩之所以得爲經者。自不在乎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中。而又不出於征夫游女狂且怨婦窮愁之民之外。是可即駉之一言以蔽之耳。一言維何。曰思無邪。蓋思之本然。有善而無惡。故讀令德而知其褒。讀淫亂而知其刺。詩人不自言其意而無不相喻者。率性之道也。人心之詩也。思之當然。善善而惡惡。故因其褒而令德明。因其

刺而淫亂止。詩教不更言其故。而無不自得者。反情之學也。先王之詩也。以人心之詩。行先王之詩。是以人心之善。無所緣則易沮。怨於詩遇我心焉。不意如是之纒綿而無遺也。豈惟無遺將我心所未有之善。亦旁推曲引而達之矣。人心之惡。無所繫則易滅。怨於詩發我心焉。不意如是之淋漓而難揜也。豈惟難揜。將我心所未知之惡。亦充類比醜而盡之矣。其所以能達且盡者。孰使之。詩使之也。則非詩之能使之。思之無邪者使之也而聖人已立乎其前。而聖人之意已行乎其內矣。則此者不必執詩之爲善而後感。詩之爲惡而後戒也。惟厉哀怨之辭。孤臣孝子。引爲至性之事。昆蟲瑣屑之理。達人哲士。得爲悟道之原六卿之餞韓宣也。蔓草同車。百拜而賡。晏嬰之重季札之觀魯樂也。邶鄘及衞。三歎而頌周禮之令。如必執善而後感。執惡而

後戒也。穿鑿附會之說。固其思。而無邪云乎哉。此讀詩法也。

子曰道之以政章

兩節平舉。語意歸一。優劣善否。瞭然難混。朱子恐後人遂偏廢政刑。故于圈外說開謂德禮中原有政刑。聖人只爲第一節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朱子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論者動云不可貶政刑而尊德禮。是欲將專用政刑者周旋。先與聖言相刺謬矣。豈朱子註意哉。又論文必須平列兩種不下褒貶。令人自辨爲妙。皆是胡說。免而無恥。有恥且格。褒貶彰彰。如何從新要含糊起來。

夫子兩下斷語。一善一否。判然分明。正欲後世擇術者知所趨舍耳。如何偏要兩下含糊。不直斷是非爲妙。其意似反欲周旋政刑一邊者。此等評論。俱從小人胸坎流出。非小小語病也。

首節

文通說春秋時所謂政刑。尚是太公之治齊。非後來申商比也。子產之於鄭亦如是。**體註**有朱子圈外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故曰不可偏廢。但爲論重政刑而不本之德禮者言。若專重政刑。則雖先王之政刑。亦止得免而無恥。故政刑不但不是申商。并非太公子產之所爲政刑也。題義本如是。乃鄭鄭謂政刑不甚說壞。方是正始元首。其意似當時重政刑。必要周旋以爲吉祥。真小人之心也。總不會曉得政刑原不是不好底耳。

道之以德節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爲本。政刑爲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爲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入耳。時

文便講做政刑後，商量變計。正是可笑。

[illegible]云云。【註】于政刑弊病相關，儘見明切。說至德禮道齊實際，却無把鼻，何也。緣其于德禮二字源頭有差處。看德字，其高入于虛玄。而外不過慈悲廣大。看禮字，只成聖人作用。不是天命內事。此其所以無把鼻也。

[illegible]禮因德。德因天。【註】禮亦天也。

齊之以禮。却又有本有用。

道之以德。貼身先說。是禮却不可專指君身上。

[illegible]此德禮，指在上本身說。德訓行道有得。合身心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意。禮即行事中正之矩。道立于身。而道之齊之以

此。若但說敎民為善。則伯者躬行雖闕，何嘗敎民為惡。仍是道

之以政矣。禮偏指五禮，則只是敎民習禮矣。禮即德中無過不

及之則而散爲數度者如云德道末能又須禮齊如此則禮之效深而德之效淺矣德固禮之本也【評】此章原爲治法分辨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德道指君之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因字又字次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例是加詳不是推深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深而德淺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德道末一又須禮齊文義自明合論之德禮爲政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爲禮之本非謂齊深于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通訓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伯者治國亦必身自行法示信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伯者率先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爲不同耳不

可因伯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躬行未嘗教民也。

[illegible]吏習不偷。萬姓素朴。[illegible]素朴非德禮之治效。乃老莊太上語耳。

子曰吾十有五章

聖人終身只得一个學字。數件止是學中境界。人只將下半截逐段敷揚。便似孔子別無甚事。倏忽過卻十年。到彼時突地如此不知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舉个名目教人耳。

到底是學聖人立言本義。

循序漸進。聖人身教大意。

[illegible]道無終窮。雖聖人亦有待于學也。學之則不容無漸矣

此其理之固然。而豈聖人過爲卑論以就天下也哉。[illegible]學雖聖

人必以漸，是破千古頓悟之說。頓悟者，和尚之道也。

【闢邪類議】聖學以漸而成，非有詭于人也。政其不息者難耳。【[illegible]】道著。

聖門總無頓悟之法。和尚家有一宗，各有一樣啞謎，要人猜著，猜著便無事。故有頓漸之說。聖人之道，做到老，學到老。假我數年，卒以學易。活到八十九十，又須有進候不同處，總無頓悟事也。

或曰：然則生知者非與？曰：生知者，知之易，不與苦。如所謂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二是也。非謂定不須學也。且如孔子問禮學琴，也須從人問學來，但到手容易，然識心通處不同於人耳。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怎地用功，何曾一聽便了悟哉。

六箇而字，字字有功力，有火候，有意味。

而字說得不容易方得。

年歲中有實際工夫。

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爾。

聖人止是一路做去。純亦不已。不是過十年。另換一番工夫也。不是無思無爲。忽然又開一樣境界。

道理境象。循節相生。後十年消息已在前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與那門忽摸著鼻孔。又道鼻孔原來向下。總沒交涉也。

聖學不已。逐時有進境。六段亦就中提出个大節候耳。不是憑空過却十年。忽然摸著鼻孔也。

熊微龍文　夫子蓋隱其學之徹始徹終者。而言其積累者以教人也。

蓋　吾無隱乎爾。志學便是徹始徹終事。聖人言語。句句真實

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
病。況有所隱乎。程子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之
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其生知安行。于所謂志學立不惑等。
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耳。不是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而
提工夫祕而不傳。而故立此節目。爲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
種接機。姚江竊之爲天泉證道。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
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這話頭爲其次立
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工夫。一悟
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
知行分配說。本朱子。然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面力行。而以知爲
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則知行原十分畫開不得。朱子因門
人問如何分知行。故隨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

此章是聖人自敘最難下語節節要說得切實切實處須見得聖人分上高妙高妙處又須道得語氣尋常數者缺一便不成此章說話。

此題所難以夫子口氣寫自己地位道理說低了不是聖人分上事要說聖人道理分明自作讚頌所以難也時作大約逼犯此病講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矣尤可笑。

首節

志學是徹始終事。

陳際泰文 丘罔已不安于此也然于學特有其志耳 **評** 看得恁輕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志學時便有此矩在。

志於學三字。拆舉不得。拆講便有病。拆學字貫下尚可。有以志字貫串。謂與心字關會。此大謬也。立不惑知。順欲。那一字不是心耶。

四十而不惑節

熊伯龍文 學至四十。心通于萬事。而所擇者明矣。評 擇是志學中事。

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

五十而知天命節

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也。

熊章文 論天理之流行。性命本安于各正。顧功力未深。淺之而流

于數者。深之或入于幽【評】解此纔見堯夫加一倍法。程子不屑爲也【文】卑之而滯于迹者。高之亦逝于虛【評】釋氏彌近理亦在此處。又不可不辨。

六十而耳順節

【洪圖光文】五十而知天命。尚有聰明之未淡也【評】耳順正是聰之至。如何是淡。要淡聰明。即非聖學。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節

說个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个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時文只做得從心所欲。便墮本心之學。不是聖人之道。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可爲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

非聖人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爲邪說所惑亂。彼只要歸于無善無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爲至聖。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聖學都在心上用工夫則可。謂聖學爲心學則不可。

陳際泰文 吾人立身之道。以規不若以矩 **評** 拈个矩。便生規。秀才粘皮帶骨。不可著話頭如此。

孟懿子問孝章

從懿子不再問中。便見其錯會。纔得聖人第二節用處。

孟武伯問孝章

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宜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欲後語其辭氣極活

極冷。惟活也冷也纔刺入人心裏去。
人但做得憂其疾。則一謹疾便足完孝矣。惟長幼出入知愚貴賤
凡無疾之時。皆父母所憂之時。此所謂疾之憂。所謂惟其疾之
憂也。程子謂武伯其人多可憂之事。正見此義。

子夏問孝章

色字有牽任之非。有文貌之非。
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模擬可模擬便未爲難矣。隨時易地
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
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掩著。難處原不在
色。不在色。色之所以難也。
根心生色。不假貌爲。然則眞樸者其色無難乎。此又有說。篤實忠
毋夫人舉此句爲訓曰。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

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嫌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不癢面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于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它。徑遂出之所傷已多。皆此義也。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金聲文 吾惟恐學者之直領吾言。而漫以為有得。故吾言每引端而不竟發。使自思焉。使自疑焉。云云。**評** 從聖人用處看出不違妙有因緣。然他却是禪門作用。南公謂寶覺若不令汝尋究到無用心處。即吾埋沒汝。**文** 回亦何用違吾言耶。吾但與終日言而已浩浩矣。辨擊之下。反未免失天機矣。吾亦何庸吾自發耶。

吾但得回之私而已畢教二三子矣心精之出其實有不可磨滅者矣【評】描寫法王接引方便與獅子兒脫韁擺柱處真是甚分精彩要之于聖賢公案不曾夢見在看他發揮亦甚警策有甚麼脫謬處曰只是發一句道不著其餘說玄說妙一總不是

如愚不愚緊相呼應呆看愚字即犯死句然先說得如愚深一步反與下段無情矣

如愚二字淺放却深合深求定謬矣

如愚只是不遊外貌

題之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但摹取如愚不愚虛神於聖人詞氣中添出許多嫋娜做作便可笑摹如愚不愚則退省句必多一番打點探聽做作又說得聖人神張鬼智俏冥窺覷相似

退省只是實勘其所行耳。何消做作。

足發在身體力行說。不是在辨說上發明。

發。謂日用動靜語默間。皆足以發明終日所言之理。但謂言上發明固非。離却夫子所言而泛言發夫子之道。亦非語意也。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

須見顏子之足發。若曾子後來又別。

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

此題久在雲霧中。以如愚爲老氏之盛德若愚。以足發爲衆妙之門。而全抹去動靜語默之間發明所言之理之意。總由平日胸中無身體力行四字。處處走入玄虛。與聖賢大旨背反。不獨此一章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爲視觀察者。煞有本領。是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于圈外。蓋不見此理。但講視觀察。恐後人蹉入自私用智之術。流爲機權作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能體是解。極精刻處。正是極忠厚。方見聖人成己成物。智以行仁之妙。于程朱所以註脚之意。亦許君親見矣。

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爲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鍼。苟或不攷知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三句正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張永祉文 要非遺棄人於不肖也。要非輕諒人于中藏也。惟其不遺棄不輕諒也。則衡鑒必詳。甄別務盡。**評** 可知聖人許多法。只

完得一个仁字。【原評】誠至明生。自是聖人事。下此惟詳愼二字。終身行之無弊耳。【講】或問朱子。聖人嘗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若不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歟。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愼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張邦祚文】若此者可即一事而徵之也。又可即一時而徵之也。【評】一事而以由安皆著。于義無謬。然止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斷無此理。視觀察也須有次第。須知此章爲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如此。不是聖人自誇其神鑒也。

【陳子龍文】夫人既有當世之慮。則不可以不知人。【評】平居日用。便

可不知人耶。【攷】世固有大奸。不可忽也。【經】不必如此說自古以來。理自如是。尋常人物多如是。【攷】人情日深。鉤距日密。雖聖人豈能坦然以遊世哉。【評】凡人情僞。自上古至今日無異也。聖人窮理盡性。能知鬼神萬類之情狀。其道固如是。非爲末世奸險而聖人爲立鉤距之術也。祇以觀由察安。在唐虞三代前理亦爾。如所云。聖人胸中先擾擾多機械危險矣。何以能知人曲成萬物哉。且孔子特已世變易術如是更數千年。將聖人亦相從爲魔怪耶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歸有光文】君子之學。其始也。未得于吾心之理。而有待于天下之物。【評】如此說。則天下之物。與吾心之理兩件矣。【攷】其終也。則不見天下之物而見吾心之理。凡其所以然之故。與夫形而上之

道皆超然有得于意言象數之外。【評】溫故知新是日知其所未知耳。非故爲形下而新爲形上也。今日之新異日又成故矣。【評】以物應物而天下之物常無盡。必有所限而不通。以心應物而天下之理無不足。隨取其心而皆裕。【評】以物應物。方不執一以格萬。以心則限于物而不通矣。況溫故知新。亦不是心與物之分。【按】人之爲學。以見聞自得者多矣。君子之學。求諸心而自得焉。【評】說成兩開。便入心學邪門矣。故者所已知。新者所未知。都只在聞見中說。言因其所已知者而益加精詳。日知其所未知。非謂故爲聞見而新爲心悟也。猶之看書。初時所見猶屬皮膚。若能思辨不已。剖析精微。或悟前解之粗。或知他說之謬。或得向時未見處。或旁通於別義。皆所謂知新也。如此則可以爲人師。而講書辨難矣。註所云記問之學無得於心者。猶之近日秀

才止曉得一本說約俗書自以爲原本傳註此以淺陋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有一種學究博考講章如所謂蒙存淺達者以至於大全則自以爲無所不知而究於聖賢之旨不知其所歸所謂蒙存淺達之迂謬大全之駁不能辨也此以博雜爲故而不知新者也又其甚者造撰新奇之說離叛傳註如袁黃之改註葛寅亮之湖南講及說統說叢等此又以謬妄爲知新而非聖人之所謂新也凡此總因四書之理無得於心而徒爲講章記問之學故也非謂四書傳註之外別有所謂新者當舍傳註而求之心也且聖人明言溫故而知新則新原只在故之內知之得力原只在溫之內如所云則當云棄故而知新矣況故非障謬新亦非止境今日之新明日即爲故豈可以新故分物與心形上與形下乎先生此篇理謬不小而人皆未之知也恐

誤後人。不得不辨。

故自藏新。新原是故。只是一件事。

必知新乃見溫故用力。却只在溫故。

中庸溫故知新。作兩節看。此只作一節看。新從故生。必新生而故爲實得。

子曰君子不器章

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

黃淳耀文 氣象之偏全。至相遠也。所就既卑。則雖慕爲一時秀傑之才。而已覺其難至。所積既厚。則雖加以生民貴美之譽。而亦有所不居。**評** 今日眼中。但得時貴庸流稱許。已過望矣。故曰士

先器識文君子之應物也無成心一官一曲惟朝廷審命而與之功見名成遂以爲適宜此任而不知其餘地之恢恢評後世論人但從其迹故學問轉入功利去不知古人雖成大功其分量原不在此

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字外耳

小成之上正好從器上用工夫

子貢問君子章

先行句是現成指點語是論君子不是論言行

先行句即落箇其言則其言非泛指辭說即所知之事理也若云我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可見之言八字只一句說行其言只指一件與別章重行愼言之義不同別章言行平對泛

說故行字去聲讀此只是一片說故是平聲字

陸龍其文自記 此章比顧言顧行訥言敏行較深一層**評**其言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做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來行其言三字拆開不得拆開則行字是去聲而非平聲去聲是對待字平聲即在言字上見故比他處平舉之言行較深一層也但作言行先後則其言從之四字都無著落

先行後從原不是謹言道理

其言非有聲之言言之事理也行非德行之行踐其事理之實也故行其言三字拆說不得提其言二字作主而以行從分看先後其意自明但將言行對看便失之矣

未有言時先有其言之理在

是因其言而思其先行後從。

意固重行。而語實爲言而發。對子貢病也。看下箇其言字。則言之理已在前矣。

其言非言也。從之乃言耳。以今日論君子。只有其言在。所謂先行後言之意。不可得而見之。在君子當日。亦必空中先有箇其言在。方去先行後從耳。只泛然做得一篇先行後言論。不先安頓得其字在前。便先提言字。後出先行。總不着痛癢。皆坐看書無眼也。

先後。是君子終身刻刻如此。

從之。是從其行。非從其言也。又須知是從字。若竟以言字代之。便無意味。

而後從之。是合上語。非對勘語也。

而後從之是到此自然流出非爲此而先行也。

【金黃支自記】子貢居言語之科夫子此語專伸起行邊耳【評】祇是眼前所見事理其本體諸身也曰其言舉而見之實事曰行其言及其言之口耳曰而後從之然則其言非言也行其言非專指行也總是此理顯藏次第分名究之只要先得此理實有諸己以喻諸人耳若云專伸起行邊却須先有其言在而行之又早言伸在前了也宗門人要去事理障先不要有其言看得行是運水搬柴作用言是語句文字義學打合不上强分輕重只爲其言上無是非故行處全無義理而謂不曾有所行可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錢穉效】宅心廣大者各保與覆載同寬私意之未克而遽言與人難矣【評】惟君子故能周而不比私意未克一語得其要領【夾】氣

類之合。其中有天。君子不挪其天。則宇宙之渙可萃也。非無隆殺。而隆殺以公不以私。則無一人而不得其所。**錄**此理須從西銘得來。周字中分寸越精詳。氣象越廣大。

陳際泰性孤峻者之不能周。猶之性寬裕者之不能介也。**錄**不是此理。伯夷性孤峻。却正周而不比。柳下極和。却不以三公易其介。何言不能介也。**錄**吾人之事。以周而始。以比而終。**錄**不必論前後。周即始終周。比即始終比。其根原不同也。

萬曆以來。門戶之爭。害人家國。只消一比字耳。祁虎子問一門戶要人于東林鉅公。曰此君子也。將爲矣。問于山陰劉念臺。曰此小人也。遂劾之。天下稱其公直。鉅公亦長者也。然未免比矣。如念臺先生。其庶幾焉。而虎子能信山陰而不顧門戶。亦不可及哉。後人猶以山陰爲東林。此門戶人引以爲重耳。其實不然。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不思則罔。如秀才記誦一生。於身心世務茫然無知者多矣。不學則殆。如良知家作爲顛倒。善知識窮兇極惡。皆只爲打掉了窮理工夫。

顯有當云爲之思以求其心。評思以求心。是騎驢覓驢也。思以求其理耳。

楊慈湖云學而不思。學乃爲累矣。評學無益耳。何至爲累。又風雅求其恒。典謨求其質。有可直闕以明君父之爲尊者。特其慎思之所及。不可爲未學者道也。評不思之人。猝乍有所得。便自以爲是。必不肯並存闕疑。乃所以罔也。但闕亦不止爲君父之尊。又學之迹。皆其顯聖而托奸者也。宇宙大矣。豈無以所學欺天下者乎。評學謂講習之事。凡一技一業。世務云爲。皆是讀書不

過其中一事耳。今只將讀書二字。替殺學字。將學字已看得不好。遂謂學足以欺誤人。此自己見識粗。却反誣了道理也。即就讀書論。亦不止爲君父治亂。雖日用細微。如灑掃應對進退。這之可至聖人。若不思。則連此事不得其理。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耳。徒說大話。亦屬粗見。

子曰攻乎異端章

【章旨衛道】天下之事。伐異者害之也。彼自非矣。安用以是而攻非且是亦多途矣。又安用以是而攻是。【斷】道一而已。豈有兩是攻治之攻。毆。而爲攻伐之攻。其義水火矣。要使天下無是非。混同異。是何心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此章須作四層洗發。首何空說箇知之道。一層。知之不知。是女字

中所自有。一層。爲知爲不知。是能不自欺。一層。末句就指不自欺處。卽是首句知之道。一層。故首末兩知字總說。是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字。字字不同。許東陽謂中四字。指一事之知。猶覺籠統在。

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爲知。實坐不知。非曉得不知而飾爲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名一節。便以孔子爲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證得最明。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致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肖之自欺。強以爲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于理蔽一也。

子路病在過火。其不知却正在此。朱子所謂知與不知。終無界限。

秖那知處也不知了。非不及冒昧一流。

知之不知。是不自畫處。蓋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畫不得。爲知之爲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不終于不知意貼。知之不知。即此是知意貼。爲知爲不知。

是字。直指上兩爲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

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强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爲知之爲不知。則不强蓋矣。是字直指當下。由此而求其可知之理。朱子補出道理如此耳。人謂不補爲高。則又墮爲後叛註之論。

聖門說知。便指義理。不指心體。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障拒而不明。所見皆成謬妄。能去此蔽。則義理易明。天下未有知其不

知而肯終安于不知者也故朱子由此而求之一轉正圓滿是知中道理非于是知外添蛇足也惟邪教之所謂知則專指心體而言但本體一明大事了畢當下即完全無欠若更加擬議便于本體有礙此良知家之精蘊也故李石麓戊辰主試極詆集註由此而求之一轉而袁了凡讚歎以爲程文不依註千古絕唱自此以後說書論文者無不奉其說爲至善本領一差不自知其懵騰流轉于狂禪而尚自沾沾寶護以爲聖學固如此不大可哀也哉要知此理畢竟殄滅不得

子張學干祿章

首節

干祿不是不講言行是另有一種動人之言行

子曰多聞闕疑節

寡尤悔統承三節工夫將文說來止跟著慎言行耳。兩段寫出一片兢兢勿勿鞭辟向裏只求免尤悔之心通身氣力盡注到則寡二字方得聖人語意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力而後僅得寡也。

兩則字是未了語。

兩則字是難詞。

或問子張學干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詞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卻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卻正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

學者求道與庸鄙人求利達其用功深苦一般但所求之物不同耳譬之作好文字與俗下醜派其用功深苦也是一般未嘗好

文難而醜文易也。但掉轉肺腸便得耳。

章靜宜文 凡人之心。不可使之暇也。暇則必有意外之想得而入之。評 開字最是學者大患也。只是不志于道耳。

言寡尤叠二句。正難之也。不是過渡閒文。

二叠語。正是難詞。不是慰幸詞。

言寡尤二句。寡字說刻苦有得。已不同上寡字。

言寡尤行寡悔。此亦復上起下過脈題也。而有異凡過脈即上文叠述無層次。此題却與上有層次。上兩寡字。言如此然後寡。末全寡之詞也。此二寡字。是果成其爲寡。較進一步。

在中。只在寡尤悔看取。

金辟文 即莫窮莫殫。眞有數奇之時。此數奇也。天不之與。安知善于者。至此亦不廢然返也。焉若存其眞至之性。以自立于學問

之地而後見吾不朽之學自在祿外。【評】聖人云樂亦在其中。可知學亦不必說在祿外。但意不在祿耳。在中但就理上說。不論時節因緣。于此欠精細。便有信不過處。在其中但指上兩段。乃切實事。又尋向上一層。如存其真至之性云云。于上兩段上面添出綱宗。是看得寡尤悔還低。在便有蔑視祿字意。于世間一切法都不涉。轉說遠去。不涉聖學了也。

在中。則已有得祿之理。其或不得。命之不可知也。干祿則已失得祿之理。其或得之。亦命之不可知也。枉爲小人。而不免於坎壈枉爲醜文。而不售於場屋者。不知凡幾也。

祿原不是學問分外事。所說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

【陳際泰文】祿不求而在。是天下之所爭趨也。【評】也不可著此意。【文】

一定之時命。與一時之骨法。不能自更。【評】有子平五星。又有揣骨相法。直恁粗雜。看大士一肚皮塵糟見識。只消一箇麻衣果老打鐃鈸和尚足以動之矣。才士只如是。何處更講學問也。祿在其中。亦祇可口頭說紙上寫耳。夢寐中畢竟信不過在。

祿在其中。不是引誘庸流。亦不是鼓厲修士。是天地間自然正理。故奔競與枯遁者。雖清濁不同。而其不知道。看得一祿字重滯。則一也。

古人鄉舉里選。故說箇言行。如今秀才祕訣。却是醜作文。低立品。祿在其中矣。可笑可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康子只是私心。夫子純說天理。只合自盡其道。

同一物也。相讓則見多。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

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有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于計較者也。

孝慈兩件。須一齊有。民方忠于已。朱子說如是。非臆撰也。

舉善而棄不能。便不盡勸。朱子此語。正爲舉教並重。非爲教重于舉也。

子曰人而無信章

黃淳耀文 人遊三代之世。而推誠相與。然諾不欺。彼蓋以爲道固然也。亦何嘗逆計其事之可濟。而後出于此哉。**評** 論行不行。已是第二義。**文** 自夫人有速求濟事之心。則其詐必至無所不爲自夫人有無所不爲之心。則其術終于一無所濟。君子既傷其詭。又病其窮。**評** 二語兼盡。**文** 一行敗而百行盡屬可疑。片言虛

而千言盡爲飾說。評方見不知其可。不獨一言一事之礙。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子曰殷因於夏禮節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正是答知來。不是徵往。

子張欲知來。夫子只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者其大。而變者其末也。故兩股只重因邊。不重損益。

唐順之文 知三綱之正。五常之敘。雖曰肇修人紀。而實則纘禹舊服者也。乃若因其時異勢殊。而損益以合其宜者。不過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耳。凡此皆著之簡策而昭乎其具在者。不亦可知也耶。評或云。損益句須指二所字包括甚廣。非專指質文丑子而言。可知。正謂損益之理。原非沾沾就簡策中索解。

此文實有未盡處其說苛而無當看他用如字乃若不過凡此等處字則包括甚廣之意自見原未嘗偏枯䟽略也可知指商周之禮若不從簡策考訂即損益之禮何據而知觀聖人自謂能言夏殷之禮而病於不足徵亦可見矣此種議論總欲掀倒訓詁而談虛玄薄文字而憑心悟非小小語病也

艾南英文 一代之治必其綱常人紀既敗而後國隨之其從而復之者雖變也而實常也**評**見因革損益只是一理**文**乃一變而至秦所因所損益俱不可知何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閒三綱淪而九法斁不旋踵以亡惟所因而不因也**評**秦之亡正見可知**文**罷侯建守所損益者後世反由之而安則未始不可知也**評**後世由之而不安耳

百世可知只是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周因於殷禮所損益耳邵子

一部經世書。總不出此圈積裏。

理數原不可分析。然畢竟以理為主。無理則數亦難算矣。讖緯家只見一邊。故有驗有不驗。聖人上下千年。直如著衣吃飯。只此識力。便可銜無皇極經世。程子所謂某知之堯夫不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見義不爲節

不爲之根。總在利害上起脚。凡人于利害分明。其氣便餒。故聖賢只在是非上斷定。不講利害。則無欲。無欲則其氣浩然。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五終